

今年是贾植芳先生诞辰110周年，五六月间，陆续便有些文章开始预热。时间过去不少，我经常會想起他，不是一些濫調，而是他怎么样扎扎实实地度过自己的人生，包括艰难的时刻。

回忆如果详细写起来，就会有些长，我只拣简单明确的说两句。一件是先生对于友人和后学的眷念与提携。记得第一次翻阅贾先生的书，是在复旦图书馆里看到他的《劫后文存》，当时颇有些讶异，因为并没有看到很多的回忆的细节，集中收集的都是一些序跋文章，那时对这些并不理解，翻一翻也就放下了。直到后来，读了他的不少回忆文章，也听他说到，上了年纪的人，提携后辈，多少是一种责任，才明白他不惮烦地写这些序跋的部分原因；剩余的部分，大约就是对已故友人的深切怀念——这多少其实也是生者的责任。先生在晚年做这些在外人看来不太讨好的工作，其实有他一贯的思路。

再其次，就是先生在学术工作方面的贡献，时间过得已经略有些长了，不少年轻人对这些方面已经不清楚，说起来不但语焉不详，而且有时候还会有误解。现在看，因为贾先生前半生的回忆录《狱里狱外》过于流行，他在文学、翻译、学术、教育方面的工作，反而多多少少被遮蔽了。重新从整体方面看，文学创作和



□ 撰稿 | 刘志荣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）

知识分子，包括贾先生那样的不那么“豪横”的普通知识分子，也有那么多的感人故事。

翻译多是他早期的工作，复出之后，他在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方面，都有巨大的贡献，有的甚至是开创性的贡献。这些方面是不容忽略的。

贾先生的学术工作，可以学生协助编的《历史的背面——贾植芳自选集》为代表。这里的选文，概括了他在“现代文学”和“比较文学”两个学科重新复兴方面的贡献。

前一方面的工作，主要是恢复历史的原貌，让在“极左”年代被窄化的中国现代、当代文学，重新变得丰富起来。从他刚复出时编资料集，到牵头主持“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”“域外文学思潮与流派对现代文学

上图：贾植芳先生一生都在身体力行“把人字写端正”。

的影响”等项目，到后来牵头主编《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》《中国现代文学词典》等学科基本工具书，贯串的都是这一思想。这一方面的工作，不是一个人的力量，当时很多老先生都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，但即使在这个大背景下，贾先生的胸襟、眼光、目力和视野，依然有其突出的地方，如今回望，依然让人感到敬佩。例如，他最早推荐和主编了“现代都市文学丛书”，收录“新感觉派”和其他都市作家的文学作品，在当时还颇有争议的情况下，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一方面的资料空白，在当时可谓领风气之先。又例如，他很早重视通俗文学方面的研究，写文章推荐，